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三

宋 張鎡 撰

作文

山谷答外甥洪駒父書云學工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

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

首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講習主簿端有此理

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

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
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
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
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
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
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恭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

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
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
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
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與王觀復書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
效更須治經深具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
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
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
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之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
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

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

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已上出南昌文集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跽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櫟括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不能

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

出陳後山
文集序

沈存中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

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

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烝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

出筆
談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

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
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
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
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
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已

出後山
詩話

李方叔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斷句清新令高妙
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竒絕者方見
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作文
時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看其
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畫了方敢
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
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

作合與不合若不相遠不致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衆論非獨耐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為文切忌塵全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庠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

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
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
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
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
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
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
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鷄鶩
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

如登培塿之邱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顛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曹言動凡

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
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
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
不必居數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
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
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
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
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
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捫闔
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
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
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

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

詩春秋之義也

已上出方叔文集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

出龜山語錄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文之法也

又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
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

家書乃是

並出唐子
西語錄

仕學規範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四

宋 張鎡 撰

作文

晁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
數萬觔起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興來筆力千鈞

重乎

出王歸叟
詩文發源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
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

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時
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
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
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

良有以也

出曲洧
舊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
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

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實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撫

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並出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

楊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

人謂之衲被焉

並出呂氏家塾記

周恭叔謝范內翰書云昔之君子無意於為文蓋嘗養其文之所自出者不使好惡憂患忿懷恐懼一動於中故其心正則氣全愚謂六經之文聖賢之事業皆

由此其選也

出恭叔文集

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未如使人肅然生敬

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

林文節公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黃端冕纓云輕暖不足於體歟亦不減此

古人因意生文故自然文彩照映今人直鑿空造作之語爾雖華麗不足貴也

讀人文字便欲篇篇出人意表自下筆則每自恕是大惑也正當反此乃佳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

無已黃魯直作詩法也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行也為
漢惠者

凡為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
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
皆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

已上出步
里客談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
則司馬遷外甥故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
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
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
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
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
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
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
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
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
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闔立本皆於世人意外
別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亦多以此為法

並出潛
溪詩眼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
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
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
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

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彙憲者謂

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
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
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
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
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
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
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
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

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啟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

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

之篇以示焉

出珊瑚
鈎詩話

士大夫作小說雜說所聞見以為游戲而或者暴人之
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騷一卷為梅聖俞
作歷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
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為此以報之
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為賢者諱况未必
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乃襄陽魏泰所為託

之聖俞也。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陽文忠公歸田來，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出石林
避暑錄

孫元忠朴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

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又曰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又曾子
固答李泂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
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
於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

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
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叙事文字
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
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
於七月以下闕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能為之邪

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仕學規範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五

宋 張鎡 撰

作文

呂居仁云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
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
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霽霽無吝
嗇處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
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張文潛嘗云但把秦漢以前文字熟讀自然涵涵地流也又云近世所當專學者惟東坡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是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文章不分明措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

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
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
類此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
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
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

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
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
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
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
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句不驚人
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

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寢衰矣
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為
論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
曉觀此等書可見

又云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
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

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
深戒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
檀弓之高遠也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
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

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已上出呂氏童

蒙訓

張子韶云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云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又云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胷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又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嘆又多設疑蓋感嘆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已上出張橫浦日新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錄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

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貴邱
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
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譬諸日月
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
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

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桌文績
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
簪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
績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
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已上出四
六談塵

凡為文須要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
須當使一件故事後却以已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
也須是先自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古人用故事當頭便使者必有疑難或與已說異故便
用引話頭出已見到這田地方喚做不隨人脚跟轉
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
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
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作文字須認體位謹布置如大匠掄材各著色額廳堂
亭榭等屋材料制度色色區別不可一律如大廳材

料不可作亭榭使用也

已上出蒲氏
漫齋語錄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
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
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
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
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

諸紳

出韻語
陽秋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

須做過人工夫方解做過人文字如何操筆便會做好文字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文字貴曲折幹旋

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

凡做文字每段結處必要緊切不可以動人言語凡造語不要塵俗熟爛

凡作簡短文字必要轉處多凡一轉必有意思則可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為上然會做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新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

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覺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處間架令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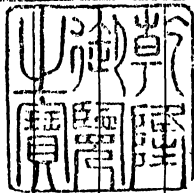
凡作文須要言語健須會振發轉換亦不要思量遠過纔過便晦

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

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竊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
迅激必有涸狀逶迤觀之者不厭

已上出麗
澤文說



仕學規範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

三十六至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舉人臣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六

宋 張鎡 撰

作詩

薛許昌谷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剡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

出皇朝類苑

孫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邈汴見聖俞吟詩日成
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
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
小紙內箒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
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
造平淡難乃箒袋中所書也

出孫氏
談圃

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之

風雅頌所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

出節孝
先生語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羅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底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

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睢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於我矣

並出龜山語錄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為佳作

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

肝肺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

並出李希聲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已詩如養
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已而已
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但多讀而勿使

斯為善

出泊宅編

昔人有言人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

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

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出吳子
書詩話

世人嘗言老杜讀盡天下書過矣老杜能用所讀之書
耳彼徒見其語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萬卷人

誰不讀下筆未必有神

出陳輔
之詩話

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
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
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

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倣之宜乎不

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出懶真子錄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捲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

也

並出許彥周詩話

劉貢父云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詩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不啁啾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

出分門詩話

王介甫嘗論杜詩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

詩文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死後此一聯每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夫學識素高超越尋常之見不規規

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

並出藝苑雌黃

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

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
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
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
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
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
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溢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
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
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

都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
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
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
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
也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為丞
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
堂堂太宗業植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
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

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
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
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
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
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

至也

已上出珊
瑚鈎詩話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
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

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有
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
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櫟括權衡者其
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
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予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
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
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
並存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
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闕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
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
作對不假人力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
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粹然與景相遇
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
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若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氣格超勝使晚唐

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圓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圓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碍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

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載叔
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
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
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徃徃皆閣筆不能
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碍鄭谷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
而氣格如此其界

已上出石
林詩話

仕學規範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七

宋 張鎡 撰

作詩

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鼠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於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

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浸多自唐迄於國朝而體制大備矣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令靜聽
而具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
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
則意舉而文脩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以見韋者
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

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
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
故曰馬能心快快祇是走跋跋必入海而去秦也其
去於人情必有遲遲不忍去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
懷辭大臣夫如是則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
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
賢錄為壓卷為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

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

元實又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

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處徃徃是此兩體爾

蔡條言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舩字眠字天字各再前字凡三於古未見其體予嘗質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製雖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學者可不知乎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不可非如當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東坡居士云古詩押韻惟入聲可通用須本音或引韻則不拘四聲普用隣韻無妨至於作律詩七言首句須要引韻苟或不然即須得一聯對句也大凡詩章若對偶多即為實而成體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崇韻學論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

對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三十四格
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云陪游馭娑騁纖腰
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
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復此
類為旁犯如九歌蕙葳蕤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
曰蒸蕙葳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跋對如自朱耶
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蕙狼狽
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

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
雲對白日如此之類又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
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
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
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
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正
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

直一掃古今弃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和聲
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
直始也

續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又云
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
詩有自然句有神助句容易句率然遂成辛苦句深
思而得又云詩之四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執
欲滔天第二聯謂之景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

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又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嘶嘶謂之扇對歐陽文忠公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沱譬如千里馬已

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
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
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
嚼苦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
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
得其彷彿然不容優劣之也

名賢詩話言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
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蓄雲卒變態百出

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
魯直和吳餘干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江靜明花燭
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塵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
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舄
壺公謫處天談多時屢譔舞短更成妍而我孤登覽
觀詩未究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
袂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

俗奇古不隣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東坡居士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

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
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
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
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
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
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
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醎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
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

三復其言而悲之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臨衝閑閑崇
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
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
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
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
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

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大雅綿九章初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也老杜陷賊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裳下南
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
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
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
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
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

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

不及也

已上出古今
總類詩話

仕學規範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八

宋 張鎡 撰

作詩

黃魯直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若諫爭於廷忿詬於道怒隣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欽抱道而居與時乖迂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

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

又云寧律不諧而不可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詩者也至於淵明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斤斧者多疑其拙窘於隱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謂不知道哉

要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冷齋夜話載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
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
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
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
夜衰此意甚佳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
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
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

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
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
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荆公云一日君家把
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尋
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木對酒長年人醉兒如
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
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蘇尚書符東坡先生之孫嘗與人論詩或曰前輩所好

不同如文忠公於常建詩愛其竹徑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謂此景與意會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
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則與文忠公異矣又二
公所愛和靖梅花詩亦然公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為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
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
可隨人轉也

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

是奇作世人見古人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
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云不啻啍鈍漢非其篇前
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倣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
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是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
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
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以為戲爾歐陽永叔江隣幾
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以
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

叔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平生所最好句聖
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
賞云知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
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
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
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
放鷄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

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
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
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
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
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
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落日曠野恐行人則
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

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柳連
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
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
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
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
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贍去表聖之流遠矣又鄭
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
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扁舟蓑

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

又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

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山谷云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至德

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
繩削而自合者歟謝康樂庾義成之於詩鑪錘之功
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其彷彿
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
焉耳又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
聯云雪後園林才半發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
不知文忠公何緣去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

好惡繫於人

筆談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月鍛季鍊者信非虛言退之城南聯句首句云竹影金鎖碎者乃見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鄭絳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為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

白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此

曠達者之詞也。蓋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碍郊？蓋郊自碍耳。

王文康公天姿質實，厚重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許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亦質實厚重者之詞也。

張太史來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閭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

島為甚也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
負新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
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
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
野詩稱兩人為最云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
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終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
優言盡而意有餘也

已上出古今
總類詩話

仕學規範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九

宋 張鎡 撰

作詩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而有工否杜公云
更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倣
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為優逮東坡先生有酒闌
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矣

歐陽永叔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

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
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如賈島哭僧云寫
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為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
也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
也如有贈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
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
謂詩之好句難得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聞

者以為笑

東坡云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公文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公非也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

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
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綳雲爛聲迎羽月遲
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為專門學雖名
世善用古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
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
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
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

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
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
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
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
乃出守此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
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薦阮咸為吏
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勗一擠出守始平故有

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杜牧為登樂遊原詩謬用一麾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自此遂為故事然實誤也

歐陽詩話言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獨是時舍人陳公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

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范元實又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

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蓋知其
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
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若前後別
無奇偉而皆如洞庭他句雖雅健終不工如岱宗夫
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慢處乃
隣女之效顰者爾

名賢詩話言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
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

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
乃用事也禰衡傳槁漁陽慘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
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
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今乃顯言之已落第
二矣

潘渾字子真南昌人嘗以詩呈山谷山谷云凡作詩須
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子真
云渾輩那便到此山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

也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今採拾入句了無痕額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訛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與易陰疑於陽

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境與意
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
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
兩字一篇神氣索然也

已上出古今
總類詩話

山谷云詩文唯不造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山谷
謂秦少章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
篇須曲折三致意乃為成章

又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

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詠物詩不待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醪醕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作自然工夫度越他人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

老杜詩云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為善

學如陳無已力盡規摹已少變化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概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蕙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
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槽
中流鵝鵲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
褊淺矣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
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
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

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
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
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
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林觀二人洗
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
其為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

出周少隱

竹坡
詩話

用故事當如已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
厭禰衡此是用王粲依劉并曹公厭禰衡事却點化
只做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已出
也

五字詩以第三字為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為句眼古
人鍊字只於句眼上鍊

有意中無斧鑿痕有句中無斧鑿痕有字中無斧鑿痕
須要體認得

自做詩須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機杼風骨先立然後使
得經史中全語作一體也如自出語弱却使經史中
全語則頭尾不相勾副如兩村夫擗一枝畫樑自覺
經史語在人眼中不入看也

魯直云凡和人詩押韻如待敵如此然後押韻方工
七字句法不要有閑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
是有閑字也

詩涵養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

物一態若模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楮花見
一件樣只做得一件也

已上出蒲
氏漫齋錄

仕學規範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四十

宋 張鑑 撰

作詩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

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

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剝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

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
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
處則善矣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
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
太冲詠史詩長笑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
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甚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
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江閣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
蕪暖腹誰欲致孟顓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
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
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
惜蘭芳解斂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
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

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島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

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徃徃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孺子至云柎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蘂紅相對

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錦中非訪戴劒外欲依劉寄三川守云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稚榻客帆

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採生香
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啗栢麝留香松江詩云晚
色千帆落秋聲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
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
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
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江洋浩
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
自讀書始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為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婉青

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行之為
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而興益
遠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
杜子美刪之為五言曰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
語益工近觀山谷點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
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窻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

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
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
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
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虫皆閉
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
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鑿囚人多夢赦如何
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
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

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陳去非常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
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
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僅能取唐人語而掇
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
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

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
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
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
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
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
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銀盤
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

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嚮徹山谷點化
之云山谷嚮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
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綉花草之
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
慙闕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冥
滓飛動摧霹靂贈盧珪詩云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
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

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
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
腐菌哉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
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
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
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
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

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
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
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
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
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提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
所論殆一轍矣

作詩在於練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練
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青木葉聞是練末後一字

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
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異

已上出韻
語陽秋



仕學規範卷四十